

◎感悟人生

这方墙

走在栖霞古刹，一方墙吸引了我。

毗卢宝殿东山墙，高大。上有檐檁、侧有檐柱、下有基石，建筑浑厚有力。正墙四面青石轮廓，直角处形如雀替装饰，中为石灰白墙。

站在法师摇篮老佛学院廊道，面对东山墙，阳光下，人影朦胧，树影招展，一方墙恍然生动起来。

铅灰的天已持续数日。这日，栖霞忽然响晴起来。早晨日头，翻越山林，直往寺院赶来。光线被寺边树指缝筛过，一缕一缕，沐浴间，径直映下。

殿前亭下，有金黄僧衣，清晨忙碌，来往不歇，像是迂回在古风的画面中。

大殿东山墙下，庭院间过道，植有马尾松，笔直树干抵达檐顶，松叶多有垂枝。阳光与微风相伴，轻舞婆娑，枝叶几许曼妙。枝干与叶疏密有质，映在墙上，树之倒影随之或浓或淡，有着弯曲与柔和，笔直与硬朗。一方墙，陡然形意起来。

偌大一方白墙，像展开的宣纸，四方青岩镇尺。只待二月后的时令驾到，春风荡漾，禅师的心，若一汪栖霞山中桃花湖的水泊，微澜浮起，灵感萌发，浸染了栖霞的古韵，蓄积了自然的丹青，洒浓了石砚的乌墨，提笔游走纸上。落笔沉力，坚硬着根根树干的质感。运笔柔和，抚弄一枝一叶的婉约。只消毫笔收敛了墨汁，渐实渐虚，青涩般，若隐若现，屏气凝神，待呵成收尾，了然画作点睛。

江南春晓，栖霞万物早为呼应。笔画于心者，自有灵犀。悠悠然，都是暗藏锦绣于怀。

踱步古刹，徘徊山墙。光线润色有余。东墙斜下处，探进一段飞檐背影。鳞瓦曲线有痕，垂兽高昂，蹲兽排立，严肃有序。

一只飞鸟擦檐而过，像是惊破执迷间顿悟，激活一张宣纸。让一处静止的画面，陡然灵动起来。

早晨的阳光导演起一幅画面、松树、建筑与鸟儿默契配合，借东山墙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自然写意一幅中国山水画。

一位赶早祈福的父子俩路过，父子站立对望瞬间，倒影在墙。两棵松杆之间，像是框画，留有幸福的微笑。

祈福，有众僧衣瞬时从东山墙过，手捻佛珠，近乎飘然。东山墙，像一面水，顿然活跃起来。俄顷，倒影随僧而去，东山墙收取波澜，只静心于打坐。

是日，又小雨霏霏。已是入春时，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江南花开，更蓄几分柔情。一把暗红伞，从东墙外飘过。白色的山墙，黑色的树干，暗红的雨伞，有穿林而过，寻影不遇的感觉。

秋景有时飞独鸟，夕阳无事起寒烟。一方墙如镜像留痕，见

过风景，知晓时事。恍然又像屏幕，无谓于主角，无关于配角。映在墙上那一刻，一个举止的动作，都演绎着人生片刻的情节。

在寮房，书上一角留有文字，“万物于镜中空相，终诸相无相。”不解，于是面对东山墙，寻思答案。有禅师慢步而去，慢声而起。“佛家说，缘起即灭，缘生已空。心念起，恍若明镜悬照。又似墙影斑驳，流动万物。”

尘世繁忙，莫非归于初心，都是因缘果报。一面墙，一方镜，一盏时光。 文/杨钧

◎闲看简说

莲生番茄

跟朋友聊天，说起削苹果皮。我说我大学时有个同学，对这项技术掌握得出神入化：一个苹果在手，一把寻常的柳叶水果刀嚓嚓几转，这边跟你雁过留声地打着哈哈，那边刀刃已经水过无痕地从果蒂转到了果柄。放下小刀，苹果的样貌神色依稀未改，但轻轻一抖，精薄的果皮便彩练一样“哗”地打开，再蜿蜒旖旎地顺势垂下来。那姿势，实在太飒了！

朋友翻了我一眼，欠欠地怨了一句：“吃苹果，怎么还削皮呢？做作！”

我一愣：自打果蔬农残的概念深入人心，窃以为吃水果要削皮这事已经是吾等的共识了。像吃东西之前要洗手一样，属于系统默认的启动模式，这还需要讨论么？

她懒懒地瞟了我一眼，闷头继续吃。一个胖墩墩红彤彤的大番茄，看上去约莫得有七八两，她五指微弯一手锁牢，啼哩吐噜三下五除二，一转眼吃得四大皆空。

终于腾下嘴来说话了，她的精神头儿也像充了电似的快速满格，夸起她钟爱的番茄，“无需解释的各种好”。我跟她说起有一回去餐馆吃饭，点菜时见菜单上有一道“火山积雪”很是好奇，就问老板娘是什么。老板娘往后一仰头，眯起眼睛娇痴地笑，用一种有点狼狈，又有点自嘲的语气爽快地道：“哎呀，就是番茄拌白糖……”朋友眼睛一亮，恍然大悟般地嚷嚷着叫好：“这名儿，起得可真叫妙嘿！火山积雪……啧啧，想想不光有意境，还怪有道理呐！”

对“火山积雪”的脑补和礼赞完毕，她说起有一回去舅妈家吃饭，有一道凉菜也是番茄蘸白糖。齐整均匀的番茄薄片改刀成扇形，鱼鳞似的一片片码成一条红鲤鱼，摆在雪白的长方形平碟里，鱼嘴旁还有一撮儿荷兰芹做水草，三五片掏空的藕带做泡泡，漂亮得谁都不忍心动筷子。“一个平淡无奇的番茄这么一捋飏，美得简直不像话。”我问她舅妈是做什么工作的，言下之意是猜想那盘秀色可餐的番茄之所以那么精雕细琢，会不会是源于专业厨师的职业习惯。她说舅妈

就是个家庭主妇，一辈子不急不躁安心做贤妻良母，凡事都要做得玲珑雅净，“真的就是那种水疙瘩（芥菜头咸菜）也要一丝不苟地切成鱼翅样，还要点两滴香油拌一拌增香提亮的人。”老太太识字不多，可是每天吃完饭收桌子洗碗筷时都要听舅舅给她读报，所以一辈子没有上班，却从来不屑扯婆媳对错搬弄张家长李家短，“而且活得特别有心气儿。”

我对她这个“心气儿”的说法实在不能更同意，想起前阵子看过一个小视频：一个番茄切顶去瓢，切分成底部相连的六瓣小碗；每一瓣都用小刀削去两边的尖角修成犬牙型，再薄薄地削下果皮，使果肉变成外薄内厚的两层；然后外层下翻、内层上卷稍加整型，正中再点缀一点胡萝卜芯，就变成了栩栩如生、绯红水润的莲花——不用白费多少功夫，对刀工的要求也不能算苛刻，而且因为有了别人现成的创意和教程放在那，只要照猫画虎熟能生巧，桌上便可“日日莲花开”，可是我收藏了这么久，却一次都没有动手试过。

一个人懒散得太久了，会越来越得过得且过，像灰扑扑的棉花掉进一汪积水里，越来越沮丧，也越来越沉重。而“心气儿”这东西，想来该是暖阳下的微风，能让受潮灰败的棉花洁净轻盈，像番茄上绽放的莲花，散放出淡淡的香气。

文/阿简

◎生活拼盘

我与厨房

一张长桌紧挨着门边，锅碗瓢盆、油盐酱醋摆放得井井有条，锅铲漏勺打蛋器等在墙上一字挂开……在这个巴掌大的小屋里，我硬是生生隔出了一角做厨房。尽管我得端着盆跋涉到走廊的另一头取水，尽管炒菜时油烟缭绕如仙境，尽管毁了几口锅，发明了不少黑暗料理，我还是执拗地喜欢待在厨房这小小的一亩三分地里。

我是从什么时候爱上厨房的？已然记不清了，我只知道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就有了这样一个概念，那个叫“家”的地方一定得有厨房，而厨房一定得有母亲在才完整。

记忆中，母亲总在厨房里忙碌，我是她的小尾巴，常坐在灶膛前帮忙烧火添柴。隔着一口大大的锅鼎和氤氲的水汽，母亲像上了发条似的不停忙碌着，她时而端着盆钵去舀水，时而到后屋去打酒，时而快速地翻动着锅铲，还不忘往我嘴里塞点儿刚出锅的菜……纵是彼时条件清苦，她也总能变着法儿地将普通的山野食材变得风味十足——豇豆焖面、南瓜花烙饼、芋子泥鳅羹等等。厨房变成了母亲的舞台，舞台的一头连着母亲的心思，一头连着全家人的味蕾，而母亲则倾尽所能地演绎着她为人妇为人母的角色。

母亲是第一个让我领略到厨

房魅力的人。老家的厨房简陋至极，一方安着两口锅鼎的土灶，一个算不清年月的古旧菜橱，四面被烟熏得漆黑的土墙。不过这一点都不妨碍厨房造就美味和温情，因为最好的装饰是人的故事和情感，不是吗？就像再小的厨房也可以装得下大大的丰沛的东西，它可以是一颗饱足温暖的胃，一家人围桌的温馨，一种如灶膛里熊熊燃烧的火焰般对生活炙热的希望。

大概从那时起我就对厨房动了心思，除了烹煮出可口的食物，更多地我想像母亲一样，将生活紧紧地握在手里，哪怕只拥有一个小小的厨房，也要尽情地去感受，感受生活中最朴实的烟火味。

作为一个恋家喜欢温暖的巨蟹座女生，我从来都觉得厨房和餐厅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地方，有厨房有食物才有生活。当然，也可以选择去大大的世界看一看，吃一吃，但绕了一圈，走了一遍，终究还是自己在厨房一锅一铲，一羹一勺做出来的吃着舒服自在，“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”或许说的也是这个心境吧。

土耳其作家爱诗尔·沛克告诉我们“忧伤的时候，到厨房去”。我想不单是忧伤的时候，生活就像一个打翻了的佐料盒，滋味杂糅，每一种情愫下走进厨房都会有不同的感受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更乐意像汪曾祺先生那般率性洒脱——年年岁岁一床书，弄笔晴窗且自娱。更有一般堪笑处，六平方米作厨房。 文/郑雯斌

◎闲情偶记

一曲湘妃泪

北京的大观园里，我迫不及待地穿过绯桃正艳的树林，向着潇湘馆走去，向着那几竿细竹走去。阳光下，阴影一再重叠，满耳皆是竹叶簌簌的瑟瑟之声，碧空如洗，鸟语花香，四下是青砖红瓦、小桥流水。初春时节，细柳轻轻拂过黄刺玫金黄的蕊，鸟雀在耳边娇啼，鱼儿在春水中潜底遨游，我倚着潇湘馆外的栏杆，心被一片茂密的湘妃竹填的满满当当。

我一向是相信巧合和偶然的，若不是冥冥中注定，湘妃竹如何在千百年的历史翻卷中，长久地获得人们的喜爱和赞美？

遥远的四千四百年前，湖南九嶷山上，长夏清幽，草长莺飞，山光水色间，有一种淡淡的悲痛感在流淌。长途跋涉的女儿们面容憔悴，心中爱火及担忧在烘烤她们的内心，远行之人是否安然无恙，是否饥餐渴饮，是否在遥远大地遭遇不测？没有人能够给她们回答。娥皇和女英迎着风霜，翻山越岭。那英雄啊，早已长眠在湘水之畔，他大战恶龙，流尽了汗水，流干了血水，最后倒在了三峰石旁。他的行为感动了天地和百姓，二妃却痛不欲生，

她们在舜的坟墓旁哭了九天九夜，眼泪和鲜血洒在了九嶷山的竹子上。

从此后，天下便有一种竹子，因为一段感天动地的爱情而拥有了姓名，它自风姿高雅、品性端庄，却不影响它因为一段爱情而苍翠袅娜、身段窈窕。

湘水湖畔，斑竹一枝千滴泪，红霞万朵百重衣，历经岁月的磨砺，湘妃竹依然淡雅，悠远的气息穿越了千年，泪痕依然清晰明亮，足以唤起人们对遥远神话的赞颂。这是否便是历史的必然，一些生命逝去了，必然会有另一些生命崛起。千年之后，谁又能说湘妃竹不是二妃的化身呢？湘妃竹将湘江湖畔占领得密密麻麻，为他们的爱情留白，为后人的景仰留白，亦为生命留白。

多年后，屈原在汨罗江畔纵身一跃，成就了千古以身殉政的奇谈。后来，人们在洞庭湖君山岛上，在原本用来祭祀舜帝二妃娥皇女英的湘妃祠中加祀屈原，这里也被称为屈原湘妃祠。屈子在《九歌》中有旷世奇作《湘君》和《湘夫人》，文章中，湘君与湘夫人互相等待。两个人祈之不来，盼而不见，相思入骨，令人动容。屈原在纵身投江时，心中除了一腔悲愤，一定还有湘君与湘夫人的影子。二妃为舜帝奋不顾身，以身殉情，屈子为一腔抱负奋不顾身，以身殉国，这其中巧合，也有重叠，两种追随，很难说哪一种更值得人们赞叹，但这两种追随的字里行间，都栽种着一竿竿湘妃竹。

《红楼梦》里，林妹妹的居所潇湘馆因竹而得名，“竿竿翠竹映潇湘”，潇湘馆外“凤尾森森，龙吟细细，一片翠竹环绕”，竹的外形与神韵与林妹妹的性格完全贴合，竹青翠，林妹妹纤巧婀娜，竹修长，林妹妹弱柳扶风，竹高洁，林妹妹清秀质朴卓尔不群，竹孤傲，林妹妹冰霜不屈。如此看来，竹真与林妹妹相配相合。四十五回里，林妹妹卧病在床，她静听雨滴竹梢之声，心中不免凄凉，仿佛为林妹妹的最终结局做了伏笔。

最终，美丽忧伤的林妹妹在宝玉与宝钗的大婚之夜孤独死去，她流尽了眼泪，报完了恩情，在竹林深深的院落中走向毁灭，她回去了，离开了大观园，继续去做她的绛珠仙草，只留下一盏破碎的琉璃灯和一林的竹子。尽管潇湘馆外的竹子只是普通竹子，但我依然固执地认为，那沾染了林妹妹泪水的竹子就是湘妃竹，与她潇湘妃子的雅号一起，在书卷中瑟瑟作响。潇湘馆外的竹子早就染尽了风霜雨雪，它到底是不是湘妃竹，早无人在乎，唯一被在乎的，只有竹林以内发生的流传千古的故事和交织的爱恨。

一曲湘妃泪，半壁斑竹痕，斑竹中有梅鹿、凤眼、黑妃、草妃、梅妃、红妃，亦有湘妃竹，美的是形象，是节气，是意境，更是千年不散的爱和追随。 文/李娜